让新大众文艺更多被“看见”

□黄鹤权

我早上刷到小区门口卖菜的张阿姨在抖音发了段视频，镜头对着刚摘的黄瓜花，配文是“带刺的温柔，藏着整个夏天的秘密”。往下滑，搬运小哥在货车厢里拍的微短剧刚更新，环卫工大叔用方言读自己写的诗……我突然觉得，这世道真有意思，曾经趴在书桌上啃《唐诗三百首》的我们，怎么也想不到，有一天文艺会像路边的蒲公英，风一吹，遍地都是。

在我看来，新大众文艺的显著特点之一便是低门槛与普惠性。在过去，从事文艺创作似乎是少数专业人士的专属领域，需要深厚的专业知识、长期的学习积累以及特定的发表渠道。但如今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，道路畅通、队伍扩容、题材下沉，一部手机、一个网络平台，就为大众搭建起了文艺创作与展示的舞台。无论是一首即兴创作的诗歌、一段充满生活气息的歌曲，还是一场自娱自乐的表演，每个人都能毫无阻碍地参与其中，尽情发挥自己的文艺才能。

比如，在小红书等网络社区中，众多年轻的诗歌博主崭露头角，有人写“加班回家的路灯，像极了妈妈留的那盏暖光”，有人拍菜市场的辣椒堆成山，配句“红得像生活泼溅的油星子”。这种接地气的表达，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，也没什么高深技巧，却像针脚细密的布，缝住了普通人心里那些细碎的情绪，赢得了众多网友的共鸣。这种现象充分表明，新大众文艺打破了传统文艺的门槛限制，让文艺真正走向了大众，成为普惠大众的精神滋养。

现在新大众文艺确实像春天的小雨，密密麻麻都是生机，但也有人担心：这雨会不会变成冰雹？你看啊，短视频里有把古诗改成段子的，有靠低俗擦边博眼球的，就像菜市场里既有新鲜菜，也有烂叶子，但别急，网络其实有双自动过滤的手，我们应看到它具备自动更新与提纯的内在机制。网络平台的开放性使得作品能够迅速传播并接受大众的检验。

那些内容空洞、粗制滥造的作品，往往如过眼云烟，很快被大众遗忘；而那些真正能够触动人心、反映时代精神的佳作，则会在传播过程中脱颖而出，得到更多的关注与认可。例如，讲爷爷奶奶爱情的微短剧，记录农村孩子上学路的纪录片等等这些记录普通人奋斗历程、展现社会温暖瞬间的短视频，会在网络上迅速走红，被大量转发和点赞，其创作者也因此受到更多的鼓励与支持，从而进一步激发他们创作出更优质的作品。这种自动筛选的过程，促使新大众文艺不断自我更新、自我提升，逐渐形成一个健康、积极的生态环境。

在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进程中，明确为谁创作这一核心问题至关重要。如果只是为了流量，那可能真会下“冰雹”；但如果盯着“人民”这个核心，就像张阿姨拍黄瓜花是为了说生活的美，快递小哥拍短剧是为了讲奔波的苦，那这雨就能浇出庄稼。所以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，也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与归宿。新大众文艺只有牢牢把握人民这个核心，以人民的生活、情感、需求为创作素材，才能创作出有温度、有力量、有生命力的作品。无论是快递小哥用镜头记录下的奔波日常，还是菜市场阿姨通过文字抒发的生活感悟，只要是源自人民、反映人民，就具有独特的价值与魅力。也只有如此，新大众文艺才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站稳脚跟，不断发展壮大。

从文艺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，时代变了，文艺的壳子在换，但内核从来都是“说人话、诉人情”。新大众文艺与传统旧文学并非相互对立、此消彼长的关系，而是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星河。就像宇宙里的星星，有的亮如北斗，有的只是微光，但少了谁，夜空都不完整。

事实上，传统文学像陈年茅台，历经岁月沉淀，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记忆，其经典作品蕴含的思想深度、艺术价值，至今仍熠熠生辉，是人类文明的瑰宝，值得慢慢品味。新大众文艺则像冰可乐，咕咚一口就解渴，各有各的爽法。它通常紧跟时代步伐，敏锐捕捉当下社会的热点、痛点与大众的情感需求，以新颖的形式、鲜活的语言，展现出时代的新风貌、新精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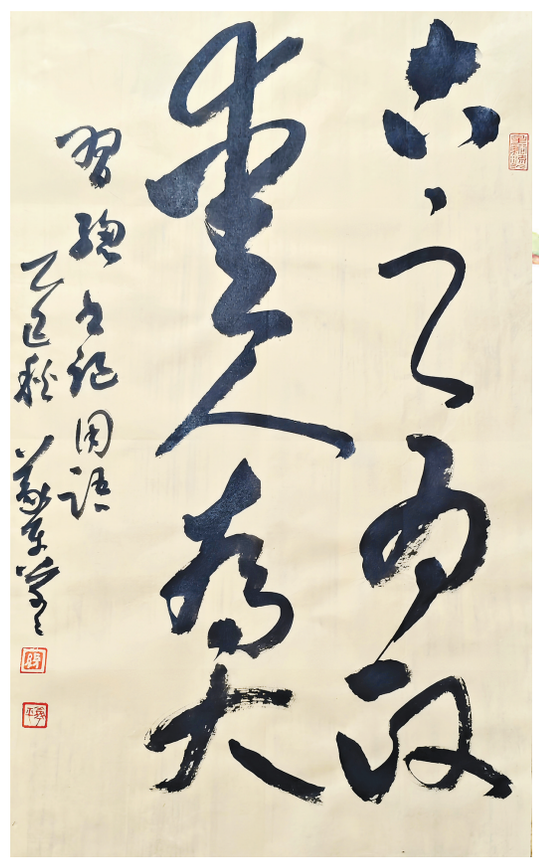
博伊斯曾说“人人都是艺术家”，放现在看，还真有点道理。如今，新大众文艺已然成为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的生动体现，与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深情相拥。它让人人都有机会往生活的画布上添加颜色，这事本身就很了不起。这不仅极大地满足了大众的创作欲望和表达需求，让每个人都拥有了在文艺领域展现自我、闪闪发光的机会，还为社会带来了多元的文化视角和创新活力。

文艺创作正在焕发新的生命力。形式创新之外，更是对表达本质的回归。当创作走进大众，质朴的作品饱含真情，如新苗自然生长——不刻意标新，只传递温暖；不堆砌辞藻，只诉说真实。千万普通人共同浇灌的文艺土壤，生长出更鲜活、更温暖、更具新时代气息的花儿，也将被更多人喜爱。

爱廉说 学习廉语

中华文化历来强调对人的尊重和关怀，孔子的“古之为政，爱人为大”，孟子的“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”，荀子的人“最为天下贵”，墨子的“兼相爱”，都强调人的自身价值。古人还说：“万物之中，以人为贵。”“济大事者，必以人为本。”“理天下者，以人为本。”

——2022年2月25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



『古之为政，爱人为大』（书法） 张义平 作

南平旧忆

□陈玉龙

德祐元年（1275）秋，南宋会稽县尉郑虎臣出了临安城，押着当朝奸臣贾似道去往广东。贾似道迷信，算命先生告诉他，姓郑的与他相克，他就刻意打压朝廷的郑姓官员。郑虎臣父亲因此为贾似道所害，为了一报杀父之仇，他求得这个押解官。郑虎臣在浦城上船，沿南浦溪进了建溪，不日，就到了南平北郊的黯淡滩。木船破浪疾奔，郑虎臣对贾似道喝道：“此滩水如此清澈，你为何不死在这。”贾似道哪肯舍生，推托说：“太后许我不死，她若下诏，我就去死。”

这黯淡滩是建溪二十七滩的压轴大滩，险冠建州。福州萨家始祖萨仲礼的大伯父，元朝大诗人萨都剌，于至元二年（1336）往福州任职。他从武夷山崇安溪启航，过黯淡滩时深为后怕，在《黯淡洪涛》一诗写道：“长滩乱石如迭齿，前后行船如附蚁。逆湍冲激若登天，性命斯须薄如纸。”

“黯淡洪涛”于是成了南平出名的八景之一。从黯淡滩往上到湖尾村，建溪在这里转了一个大弯，是一段江流宛转绕芳甸的美景。文人们顺水而来，逐水而去，千年来独留一片空山寂寞。

黯淡滩上溯三四百米，东岸山体里现出了一个巨大的人造洞口，深碧的溪水款款流出，与干流再次汇合。它是壮志未酬的建溪水电站遗下的导流涵洞，外侧的建溪里，硕大的围堰基座从两岸插进了溪流。这20世纪50年代末上马的项目原本要建成全国最大的水电站，可因为历史原因五年后停了工。

黯淡滩正西面，两山相夹的沟谷间，一条安丰溪潺潺淌出。溪口上一座安丰桥，往闽北去的国道，就从桥上通向建瓯。国道岔了一条支路，从瓶颈似的溪口伸进了安丰沟，两三百米，竖立着南平纺织厂的大门。再往里，谷地渐深渐阔，住宅厂房，商店公园，傍溪而建，俨然世外桃源。南平纺织厂筹建于1970年，它的前身南平针织厂则建成于1966年，是上海卢湾区的勤余织造厂全建制迁来的。因为它的建设，父亲在1971年，像郑虎臣一样出了临安城，来到安丰沟。

四面八方来的人们，在这条荒沟里盖起了工厂，建起了医院，修起了电影院，甚至还造了一所学制完备的子弟学校。我在1981年春节后，转学到这里，我和父亲住在溪边的八角楼上。第一个学期，我不会说普通话，像傻子一样经常考三四十分。父亲忙于加班，常常很晚回家，看到我的分数，总是不惊不急地说一声：“下次考好点。”然后，在卷子上签了字。

没有成绩的负累，也没有大人的羁绊，我像自由的风，开始在班里交上了朋友。最先的发小蔡，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朋友，大人上班后他被锁在家里。一个周六的下午，我溜达过他家楼下，为孤独所困的他，正从二楼窗台朝下“找朋友”。我探监似的和他搭上了线。他帅气而多智，充满泉州人火一样的个性。从“离谱”到“离经叛道”，仿若一条伏线，埋在他不羁的脑瓜里。通过蔡，我认识了“厂二代”的朋友，我与剑锋成了哥们。剑锋来自莆田，他是班里的第一名，他也是我暑假作业的终极解决方案。我读完了他所有的书，比他本人看得都全，不可救药地和文科结了缘。

一个夏天的傍晚，蔡邀我们去游泳。针织厂的泳池，我们也是常去的，但这次不一样。他爸爸带着我们三个同学和他的弟弟，来到黯淡滩下游的建溪边。在国道上俯视建溪，它不过是一道低矮平静的水面，下到水边，才发现，建溪不是溪，它是一条江，一条大江。而我只有泳池几十米的经验。

蔡爸爸是个退伍军人，个子不高，却有着晋江人与生俱来的果敢热烈，他的字典里没有害怕两个字，带着四个孩子下了水。我们带了一个卡车内胎的大泳圈，人到中流，从浦城建瓯下行的航船在面前的深水掠过，激浪带来一波一波的冲击。头埋入水中，下方是无底的暗水，我脑中滚过不祥的画面，不由得攀住了泳圈。但终究，我们还是游过了建溪，又回到了此岸。游泳大考合格通过。

暑假中午，大人上了班，我们就跳进建溪。我们不仅过了河，还沿着黯淡滩东岸，逆水上行，翻围堰，潜深水，到达了白浪哗哗的涵洞入水口。它张开了乌黑大口，我们呼喊着，就义般投入急流，瞬时被冲进了一团暗黑。我们的啸声回荡在又高又大的涵洞里，顶上不时落下凄冷的水滴，边上全是黑得让人起疑的角落。荡了四五百米，出了静水流深的涵洞口，继续向前。左边，近岸的黯淡滩像一张巨型的榴莲壳，礁石布满了溪面；右边，一道顺坝加深了航道，落差剧烈，白水翻腾。我们裹着浪而下，失速失重让我们尖声惊呼。远处岸边的人们向我们急切地挥着手，来不及回应，数秒之间，我们已越过了滩头，旋到了水泡泛起的洄水之中。

水固然是欢娱的源泉，可我们都忘了，水，是会吞噬人的。

1995年十月底的一天，我们的师父，蔡爸爸，像往常一样去游泳，天黑了，再也没有回来，沉在了那片静水流深的所在。

死亡，接踵而至。第二年九月的最后一天，父亲倒在了家里，我深夜赶到家，却只听见末日世界崩碎的声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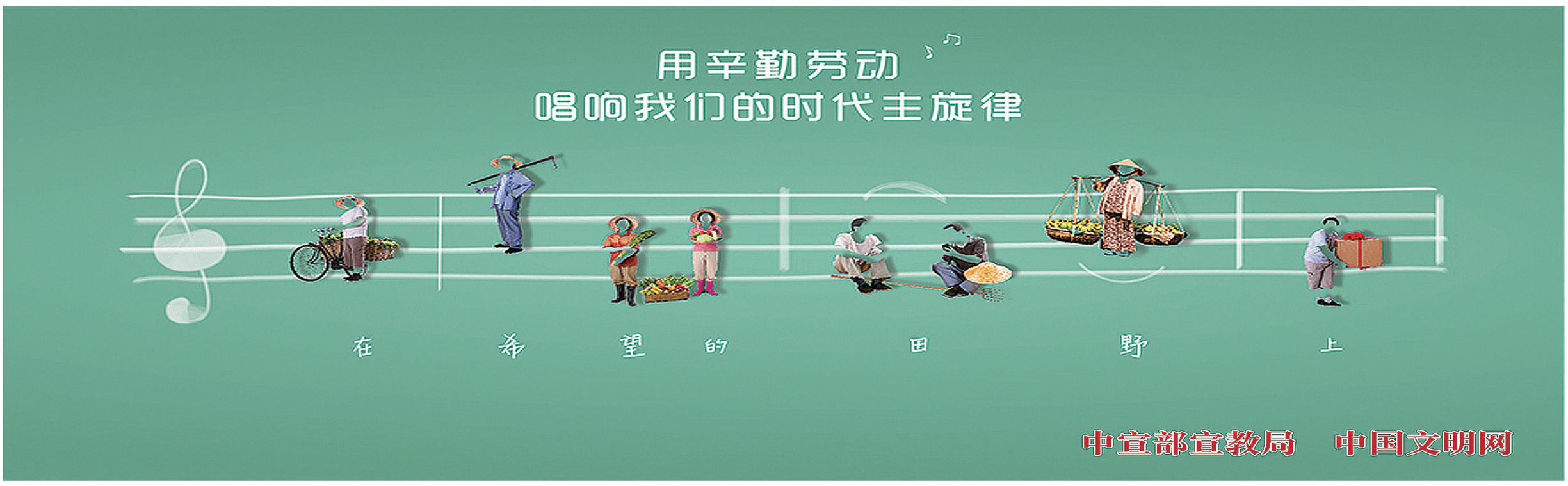
1957年夏末，父亲从福州台江码头登船，抵达南平双剑潭，仰望着这山河表里的壁挂古城时，一定倾倒于她的巍峨，因为家乡坦荡如砥，一眼能望见天边的云朵。那刻，他不曾料到，这巍峨将与他发生怎样的交汇。他转道来舟去了上海，大学毕业分配在杭州，十年后熬不过思亲之苦，调到了这里。

再壮丽的山水，也是要告别的，再欢聚的人生，也终是要散场的。

1989年秋的一个深夜，蔡突然来我家，交代了几句话，次日就音讯全无。半年后，才知他经香港去了台湾外公家。那时，两地交往不便，但我们时断时续地通着信。在信里，我知道，他打工了，学吉他了，甚至上大学了。在信外，我不知道，他遇到了难以翻越的“黯淡滩”，失和了，流浪了……很多年以后，我们再见上的时候，俊美少年蔡消失了，眼前是一位僧袍井然的见翘大师。

那一次，我们一起回到南平。山城立体的灯火，灿烂辉煌，恍若一场亘古未醒的梦。穿过这个梦，车子向北驶去，走进了当年的泳场，我们默默走了下去。沙滩地貌如旧，光线晦暗。往江上望去，宽阔的建溪逝水依然，如一位故人。

纤月浮上东山，沙滩夜色迷蒙。我和我的高僧同学，一后一前，无言可语，竟是痴痴地呆住了。眼前一川滔滔，入耳的尽是故人的呜咽。

我的家乡，在东海边。那个渔村，四野平坦，吹着终年不息的海风，响着日夜无休的涛声。我出生在这个最完美的大海故乡，孩子心里，没有故乡的概念，离家前，母亲生怕我被拐不知归处，再三叮嘱，我们是漳港人。离开南平之后，有时，我会想，难道只有父母之乡才配得上故乡吗？

南平，就是这样一个故乡。她不是血脉的起点，却是情感的深渊；不是出生的原点，却是命运的转折。她以黯淡滩的激流、安丰桥的月色、建溪水的深沉，将我的青春冲刷成另一种模样。那些在水中消逝的人、在岁月中走散的朋友、在暗夜里崩塌的依靠，都化作她沉默山河的一部分，也成为我生命年轮中再无法剥离的底色。